

云中岳武侠精品

侠影红颜

红粉佳人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16
(3)

云中岳武侠精品

红粉佳人系列

侠影红颜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暗箭难防	(729)
第二十二章	原形毕露	(765)
第二十三章	受困绝龙谷	(802)
第二十四章	挑战血花会	(820)
第二十五章	缥缈浮香	(874)
第二十六章	扑朔迷离	(910)
第二十七章	奇冤难辩	(947)
第二十八章	孤身追凶	(983)
第二十九章	短兵相接	(1020)
第三十章	扫荡群魔	(1057)

第二十一章 暗箭难防

元都观的后进,有不少静室。今晚堂开盛筵,狗腿子鹰爪子到了不少人。

筵开十桌,每桌八人,八十名各地的精英齐聚一堂,可知元都观的实力确是庞大,难怪连血花会也不敢轻启战端。

首席高坐着元都观三子。元都观主反而坐在下位。右首一桌有中条双煞,有游神关彦。左首一桌,坐着吴家祖孙三代。吴老太太开朗地笑,吴娟姑娘笑口常开,眉梢眼角因有了三分酒意而春横眉黛,媚笑中充满了春情。她不再是温柔娴静楚楚可怜的幽兰,而是春情满布举止轻佻、一身媚骨热情如火的桃花。那位七八岁的黄毛丫头小欣,小小年纪居然会向邻座一位年轻人搔首弄姿哩!

酒已半酣,玉虚子兴奋地离座,大笑道:“哈哈哈哈哈!诸位听清了!”

喧闹声立止,鸦雀无声。

老道掀须微笑,朗声道:“西安天祥银楼的东主,明午便可赶到。这一笔宝石,据尉迟掌柜先期带来的信息说,二十万两银子数目太大,要咱们派人前往押送。银子一到,贫道立即分派给诸位弟兄,大家都有好处。”

欢呼声雷动,声震屋瓦。

老道鼓掌三下,人声骤止。他举起杯,脸色一变,庄严肃穆地

说：“饮水思源，咱们得感谢天猴端木施主的神机妙算，至竟此全功，不但除去天威四圣心腹大患，且将宝石夺来大家沾光。端木施主不幸壮烈牺牲，他行前便抱有风萧萧易水寒的悲壮心情，果然一去不回，牺牲了他自己，成全了咱们所有的弟兄，委实令人钦佩。现在，咱们奠酒，以慰端木施主在天英灵。”

所有的人，皆默默地离座奠酒一杯，酒洒地的声音，居然令人生出像是幽灵夜泣的感觉。

老道接过小道童奉上的第二杯酒，又道：“铁金刚、极乐僧、蝎娘子、黑衫客四个人，也尽了他们的全力。现在，再奠酒一杯，以慰他们四位亡魂。”

奠酒毕，有人问：“仙长，他们的后事该如何善后？”

老道阴阴一笑，说：“极乐僧的师父几颗不上眼的舍利子，丢在粪坑里一了百了。铁金刚的侄儿，明天派人拖来杀了灭口。蝎娘子那位娇滴滴的小妹妹，过两天派人送来，贫道要看看她是否与贫道有缘，也许要收她护鼎炉。至于黑衫客那傻瓜，吴大嫂……”

吴大嫂噗嗤一笑，接口道：“老身会替他路祭一番，免得冤鬼缠身。”

吴娟接口笑道：“说真的，他死了真可惜，本姑娘阅人多矣，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值得爱惜的汉子……”

“哈哈哈哈哈……”一名大汉怪笑，笑完说：“我的好姑娘，难道我拼命三郎就不值得你爱惜？哈哈……”

大汉的轻薄话，立即引起一阵哗笑。

吴娟柳眉一挑，半真半假地说：“你？你那一身骨头只有四两重，小心本姑娘将你丢给狗吃。要我爱惜，你来呀！”

哄然大笑声中，厅门人影乍现，阴森森的语音直薄耳膜：“盛会盛会，有什么好笑的？”

众人一惊，人声倏止。

玉虚子推椅而起，厉声问：“天罡坛主，你这是干什么？”

不速之客是血花会的天罡坛主，右首是一个挟了开山巨斧的大汉，左首是捧着铁琵琶的吕三娘子。三个人把住了中、左、右三座厅门。

一名中年人手急眼快，伸手抓住一条长凳冲出。

一声弦响，吕三娘子冷冷一笑。

银芒一闪即逝，射入中年人的右肩井。

“哎……”中年人叫，冲势骤止，“砰”一声响，长凳坠地。

“嘭！”左右厢的花窗同时被击毁，人影幢幢。一座花窗外，站着三个人。中间那人干瘦如竹竿，手中伸出一具儿臂粗、长约两尺的奇形黑色怪筒，前端有九个三分大的圆孔，嘿嘿怪笑道：“我，血花会地煞坛坛主，这具百毒九龙筒中，九支淬毒龙形针可单发可连发，见血封喉，谁不怕死，站出来让本坛主瞧瞧，看他是不是铁打的金刚？”

天罡坛坛主接口道：“今晚，诸位摆的是庆功宴，都未带兵刃，因此最好安静些，少安毋躁。谁想妄动，后果自行负责。”

玉虚子有点心虚，色厉内荏地问：“施主不可欺人太甚，你这是算什么？”

天罡坛主脸一沉，冷笑道：“玉虚子，如果在下记性不差，记得咱们曾经谈过一次颇大的买卖。”

“不错，你……”

“言犹在耳，你没忘了，很好。”

“咱们所谈的……”

“在下银子二千两已经带来了，人呢？”

“你……”

“我要黑衫客。”

玉虚子一直没抓住说话的机会，急急大声说：“抱歉，黑衫客已

身死龙角山，咱们的买卖告吹，银子你带回去好了。”

天罡坛主哼了一声，厉声问：“你以为在下相信你吗？”

“你这是什么话？”

“在下说的是老实话。哼！自始你就对本会怀有敌意，没安好心……”

“天理良心，你未免……”

“我没有诬赖你，你是仇视本会。”

“你不要血口喷人。”

“上次会晤之后，你就派了不少人跟踪在下。”

“防微杜渐，贫道理该如此。”

“好个防微杜渐，你以为血花会是好相与的？到底你给不给人，在下等你一句话。”

“黑衫客已经死了，你说怎么办？”

“生见人，死见尸。”

“哼！你们曾经派人打听了？”

“派了，但龙角山的事，说不定是骗局。”

“贫道……”

“把尸首交给在下，万事皆休。”

“尸首已被乡民埋了……”

“我不信，埋了你也得派人挖出来。”

“这……”

“我给你三天工夫。”天罡坛主声色俱厉地说。

“你威胁贫道吗？”玉虚子怒声问。

“你怎么说都成。现在，在下要带几个人质。”

玉虚子咬牙切齿地叫：“你敢？咱们拼了你。”

天罡坛主狂笑道：“在下为何不敢？府城是你的地盘，闹出事来有你元都观三子去顶。双方动手你人多没有用，你这八十个人，

至少也得死掉一半。人命关天，瞒不住人。咱们血花会可以一走了之，你却跑得了老道跑不了观，大好基业将化为乌有。如果我是你，就不敢拼。”

“你欺人太甚……”玉虚子气结怪叫。

天罡坛主冷笑一声，叫道：“现在，人质乖乖的出来，呼一个出来一个……”

被叫出来的人，他们是：游神关彦、彩蝶吴翠英（即吴娟）、青面狼郎再兴、地鼠陈宗魁……共是八个人。

出来一个抓走一个，最后，天罡坛主满意地说：“玉虚子，三天后同一时间，必须把黑衫客的尸体带来襄陵县赵曲镇交换人质，不然就派人前往收尸。记住：不许用诡计，血花会可不是好相与的。再见，诸位。”

只片刻间，人影四散。

一群人从城西南角缒出，城缘上早就搭好了便桥，二十匹健马已列队以待。

天罡坛主共来了二十名高手，二十匹健马。二十位高手一阵好忙，先将捆了双手制了穴道的八名男女人质，绑牢在鞍上，两个人侍候一个。准备停当，立即动身南下。

天罡坛主带了两名爪牙断后，向负责前驱的地煞坛主慎重地说：“兄弟负责断后，你们只管赶路，如发生事故，切记不可停留。”

地煞坛主颇感意外，问道：“哼！你认为有意外？”

“可能。”

“你是说……”

“妖道已派人跟下来了。”

“真的？”

“我已经发现两个人。他们的身法好快。”

“要不要收拾他们？”

“不必了。他们可能想找出咱们藏身的地方，谅他们也不敢半途抢救人质。但为防意外，必须作应变打算。现在，走吧。”

这是城外西南郊的一座荒林，附近三四里内不见人烟，对面百十步是浊浪滔滔的汾河。

地煞坛主应声叫：“上马！”

“啊……”排在最前面的爪牙，突然狂叫一声，摔倒在地。

“希聿聿……”马嘶声震耳，有三匹马同时发疯，把一名人质与两名尚未就鞍的爪牙掀落马下。

马群受惊，四散惊窜。

天罡坛主大惊，拉紧缰绳大叫：“你们怎么啦？”

一阵大乱，有人大叫：“不好，有人暗算。”

坐骑四散，人也四散。

树上突然飘下一个灰影，长笑震天。

不远处也飘落一个娇小的身影，一脚踢翻一名爪牙，一掌拍在马背上，爪牙的坐骑发蹄狂奔。

笑声徐落，灰影叫：“谁也休想脱身，留下人质再走。”

地煞坛主百毒九龙筒一抬，机簧声震耳。

灰影不见了。天罡坛主却感到冷风压体，本能地闪在马后，撒剑叫：“你是人是鬼？”

灰影出现在马的另一面，笑道：“看我这身白衣。”

天太黑，白衣看成灰色，但近了仍可看出是白衣。

“你是……”

“林白衣。”

天罡坛主大骇，剑从马腹下急递而出。

健马突然受惊急奔，一剑落空。

林白衣一声长笑，剑化千朵白莲。

“铮铮……”天罡坛主只架住两剑，如飞而遁。人的名，树的

影。近些年来，林白衣声威所至，群魔辟易。江湖盛传林白衣，妖魔鬼怪闻风远避。天罡坛主心中早虚，狼狈而遁。

另一端，两个娇小的身影放翻了两个人。接着出现的两个人，也凶猛如狮，冲错间如入无人之境。

地煞坛主百毒九龙筒一击不中，早已逃之夭夭。

群龙无首，爪牙们狼奔豕突落荒而逃。

天快亮了，人马出现在三十里外的襄陵县赵曲镇西面，本镇一座破败的大宅院中。

八个人质一个不少，全带来了。

夺获人质的五个人，赫然是林白衣林世玉、紫云仙子林紫云、红衣小姑娘玫云，林家三兄妹全到了。

另两人是北丐和一手遮天，两位威震江湖的老前辈。

宅院内部负责警卫的人，是两位姑娘的保姆三姨。外面，是关中林家大名鼎鼎的笑判官林祥、摘星换斗林吉。两人是电剑林寿的堂弟，世玉兄妹的堂叔。

赵曲镇的形状，是关中传统式的建筑，四四方方的外堡墙，西面是高高的两座镇门，外形看像一个曲字，所以称“曲”。镇民全姓赵，因此叫赵曲。关中与山西是紧邻，建筑的形式相差不远。但山西愈往北走，建筑形式愈是不同，太原以北，村镇便以堡或寨为主了，地近边墙烽烟不绝，堡与寨便应运而生。

赵曲镇是襄陵县汾河东岸的最大市镇，镇东是商业区，西是住宅区，中间有两座门，设有栅，原则上不许外人擅入镇西，当然有熟人引导者例外。

全镇有二三百户人家，镇西住宅区占地略广，内有深院大宅，广场茂园。

林白衣兄妹藏身的破败大宅院，主人已在二十年前举家迁至河南开封，在那儿生根落叶，宅院中只留有三两个老仆看守，除了

每年清明返家祭祖之外，平时极少有人往来。林白衣借了这栋宅院办事，自然与赵家的人沾了些亲故。

镇东商业区，百业竞秀欣欣向荣，车店附近，客店便有五家之多。

吉祥老店，早半月便被血花会的人所包下了。店主虽是赵曲镇的人，但十余名店伙中，倒有一半是血花会的跑腿小爪牙。这里，是血花会的一处联络站。

林白衣兄妹是三天前到达的，吉祥老店中的动静，全在他们的监视下。一明一暗，自然占了不少便宜。

地下室灯火通明，八个人质并未解绑，在壁根下排排坐，一个个垂头丧气。

惟一例外的是彩蝶吴翠英（吴娟），她那水汪汪的媚目，不断跟着林白衣转。林白衣年轻英俊，人如临风玉树，这鬼女人在打他的主意。

一张方桌，一条长凳。林白衣安坐凳上，紫云、玫云姐妹俩一旁站立。一切停当，林白衣喝声“捉人”！

紫云上前，一把揪住游神关彦的衣领，抓小鸡似的提至桌前一放，冷叱道：“站稳了！好好回话。”

姐妹俩脸罩浓霜，杀气直透华盖。众恶徒眼中雪亮，乖乖俯首听命。

林白衣嘿嘿笑，沉声问：“你叫游神关彦？”

游神关彦像在猫爪下的老鼠，浑身无力可怜凄惨，脸无人色地说：“是……是的。”

“你是元都观三子的得力臂膀了。”

“在……在下仅……仅是个跑……跑腿的。”

“有关三妖道的恶迹，在下不想过问。但你们在筵席间所说有关黑衫客的死讯，详情如何你得从实招来。”

该死的游神关彦，怎知林白衣与黑衫客的事？以为林白衣这位白道少年英雄，是前来找黑道俊彦黑衫客的麻烦呢，定下心说：“这件事千真万确、黑衫客与天猴五个人，在银洞山与龙角山夺宝，五人无一生还。”

“那是多久前的事？”

“五六天前。”

“你们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是的。”

“那怎能断定他死了？”

“数十人死在两山之间，乡民怕事悄悄加以掩埋，不知埋在何处。反正五个人已找到天猴与铁金刚的尸体，黑衫客的剑也发现了。据金甲神的幸免党羽说，他们设下暗器阵偷袭黑衫客，任何人也难逃大劫，因此知道他死了。”

“有人亲见他死了？”

“确有人见他与蝎娘子倒下的。”

“那人是谁？”

“是金甲神的一位弟兄，已逃掉了。”

“我再问你，三妖道是怎样唆使他们五个人前往夺宝的？天猴是你们的人，你们为何不前往相助？”

“这个……”

“说！”

“三位道长并未对他们寄以厚望，因为天威四圣的艺业惊人，因此只跟去看看，不敢出面。”游神关彦避重就轻地说。

吴娟赶忙接口道：“有钱可使鬼推磨，黑衫客要钱，所以他自告奋勇前往……”

“谁问你？”林白衣冷然问。

吴娟粲然一笑，笑得好媚，说：“林爷，你是白道英雄，黑衫客是

黑道大贼，他既然已经死了，你又何必追究呢？你把我们带来，你只要开口，我顺从你就是啦！又何必……”

玫云大怒，上前就是两耳光，怒叫道：“你再卖弄风情，我要撕了你的嘴，你信是不信？”

吴娟双颊泛青，片刻便指痕宛然，惊得花容变色，怎敢再多嘴？

由于她的机警及时插话，林白衣并未追问三妖道驱使崔长青前往夺宝的内情。

林白衣改问青面狼郎再兴，细问血花会与元都观结怨的经过。

青面郎所知不多，只知血花会派人前来索取崔长青，由于崔长青已派至银洞山，因此三老道拒绝了，只答应半月后崔返回时交人。没料到崔死在龙角山，这件事竟成为血花会与元都观火拼的导火线。

众口一词，皆说崔长青死了。

林白衣兄妹，听从笑判官林祥的主张，且静候三天，让三老道与血花会三天后，寻得崔长青的尸体，前来赵曲镇了断。兄妹三人心中焦灼，但也无可如何。

平阳解州两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情势险恶，血花会与元都观双方的主脑人物，纷纷被召前来应变，剑拔弩张，火拼在所难免。

元都观派人至龙角山，加紧发掘尸体，作退一步的打算，显然对血花会不无顾忌。

血花会却认为人质被林白衣所夺，认为林家与元都观必有往来，必须全力对付，能除去林白衣，今后在江湖便无所顾忌了。

血花会已决定迁出山西解州，能吞下元都观在山西中部的基业，对该会将是一大胜利，值得冒险一搏，因此不借借机生事。其实，崔长青死了，对该会正是求之不得值得庆贺的事，犯得着劳师动众为死人而火拼？无非是借机吞并树立威望而已。

三天，等待的时间似乎十分漫长。

一天过去了，两天……

元都观的人至龙角山逐处发掘尸体，而崔长青却带了蝎娘子，悄然抄小道扑奔平阳。他知道夺宝的事余波荡漾，沿途可能有变，因此昼伏夜行，绕走响水河奔向府城。

四更天到达城外。算期限，已经逾期三天。

他处处小心，认为白天不宜办事，两人便在城外找到一座无人的土窑，埋头大睡。

午间醒来，蝎娘子在他怀中睡得正香甜。他想：“这位毒如蛇蝎的姑娘，想不到却是性情中人，为了其妹，不惜冒杀身之险前往夺宝，谁说她毒如蛇蝎？”

蝎娘子已恢复健康，但脸颊仍显得有点苍白，蜷倚在他身旁相偎而眠，呼吸平静得无忧无虑。

异性的气息直往他鼻中钻，他想起了绮绿，那一而再要置他于死地的女人，不由幽幽一叹，不自禁地伸手轻抚蝎娘子的秀发，自语道：“可怜的姑娘，你与绮绿的命运有点相像，但你挑得起放得下，你是个勇敢的女人。”

蝎娘子突然醒来，捉住了他的手，冰颊涌上一抹红霞，有点失措地问：“兄弟，你说什么？”

他摇摇头，苦笑，久久无语。

蝎娘子噗嗤一笑，说：“是笑我轻佻，不知羞与你相拥而眠，确是令你不安吗？”

“胡说！”他笑喝。

蝎娘子幽幽一叹，大胆地轻抚着他的脸颊，柔声道：“兄弟，说真的，久走江湖，我一个二十五六岁曾经沧海的人，要说心如止水，那是欺人之谈。”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他苦笑道。

“哦！兄弟，你说我们相处多日，像不像一对患难相共的恩爱

夫妻？”

“胡说！”

“其实，我们比夫妻还要亲近，还要相互关心……”

“你……”

“你听我说完好不好？”她娇媚地说。

“好吧。”

“你放心，我不会说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你这位可亲可敬的人同行，虽同衾共枕，我却感到泰然，毫无绮念，只觉得你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似乎你只是个可以完全信赖能保护我的大哥哥，一个无邪的幼年玩伴。我想，如果你要我去跳河，我也将毫不迟疑地含笑跳下去。”

“哦！我真值得你如此信赖吗？”

“是的。因此，我相信男女之间，并不是除了爱便是恨的感情极端，而另有一种奇异的纯情存在。”

“呵呵！你得小心，这种想法最危险，男女……”

“哦！兄弟，我不管你是怎样想，总之，你我这十余天相处，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她偎在他怀中说。

他摇摇头，说：“可怜的姑娘，但愿这是真的，但这说明了并不是你所谓奇异的纯情在作怪，而是感恩之心在作祟。如果我没安好心，只消略加挑逗，你……”

“兄弟，你不会的，是吗？”

“我……”

“兄弟，我想，胡绮绿……”

“我不要提起她。”他烦躁地说。

“你们在互相仇恨……”

“我并未恨她，只有深深的自疚。”

蝎娘子挺身而出，粉脸因激动而通红，神色凛然，爆出一串激

怒的火花：“你自疚什么？你吃的苦还不够？这件事，到底谁有罪？你……”

“求求你，不要说了……”

“我要说，不说清楚，日后不但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别人。”

“什么？我也害了别人？”

“是的，你会害了别人。你年轻，日后，你得成家，你得找个伴侣。而这件事，却永远成为你的梦魇，成为心灵的重病，你是个挑不起放不下的人，试问他那未来的伴侣，将如何……”

“我不要成家，我要生在江湖，死在江湖……”

“你更错了，为了这么一个女人，你竟如此作践自己，未免太不值得了，你对得起你自己吗？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你需要朋友的忠告和协助。她目下正在逍遥快活，见一个拼一个，而你……唉！兄弟，你好可怜。”

崔长青不住苦笑，意念飞驰。胡绮绿与双枪艾文琮在马上上的亲密情景，出现在他的幻觉中。胡绮绿与栾三姘居他虽然不曾目睹，但幻觉中依然十分清晰。

接着，前情依稀。

金顶山胡家的历险，被迫的激情孽缘。

桥上的金枪贯体，胡绮绿要杀他的尖叫。

迫杀，逃避……

“我为了什么？”他突然大叫。

蝎娘子一怔，讶然叫：“兄弟，你怎么啦？”

他的目光，从幻觉中回到蝎娘子身上。

他并未完全摆脱幻觉，伸虎腕抱住了她。

蝎娘子先是一愣，接着恍然笑道：“兄弟，是我，是完全信赖你的仇萱。”

他苦笑，说：“我想，我会想你的话。”

她亲昵地亲了他一下，说：“好兄弟，不是去想，而是去做，彻底除去心中不必要的自疚，去寻找你终生的幸福。像我，我并不认为我这一生已经毁了，我并不怨天尤人。人，总该有他自己的主见，有他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的。”

他也在蝎娘子的额上亲了一亲，由衷地说：“是的，仇姑娘，我祝福你。”

她爽朗地笑，说：“兄弟，你是第一个衷诚祝福我的人。”

“我会永远为你祝福的。”

“我也祝福你。”她欣然地说。

“谢谢。”

两人取出干粮，蝎娘子一面进食，一面将血花会解州总秘坛的虚实一一详说。两人食罢休息，娓娓清谈等候日落西山。

平阳附近并未下雨，入暮时分繁星满天。

水利池旁的大宅中，入夜便杳无人迹，戒备森严。这处元都观三子与外界接触的秘宅，警备已加强了数倍。

两个黑影在二更时分，沿池旁小径大踏步直趋院门，引起了一阵猛烈的犬吠。

距院门尚有十余步，路旁的树后闪出一个黑影，沉声问：“什么人？这是私人宅院，不许接近。”

走在前面的崔长青止步说：“是我，游神关彦在吗？”

“你是谁？”黑影追问，语气微愠。

“黑衫客，蝎娘子。”蝎娘子接口。

黑影大惊，扭头便跑。

“站住！”崔长青沉喝。

黑影跑得更快，向院门狂奔，竭力大叫：“有鬼！有鬼……”

蝎娘子笑道：“这家伙疯了。”

崔长青却不以为然，说：“他没疯，而是以为咱们已经死了。”